

一些關於封面的小事

Trivia About The Cover.

文 | 馬翊航

風吹草動

我三代以內的血緣組成，來自建和部落、初鹿部落以及雲南騰衝，混血有時帶來「你沒有那麼像」的疑問，父母的分離也在成長期引發某些「選邊」的日常苦惱。身上有浙江紹興與初鹿下賓朗部落血緣的董恕明老師，曾有詩作〈短歌〉，從孩童視角寫身內身外，來去遊戲。沒有血的紅色，但有風與光的草色青青：「究竟要穿哪一面？我問媽媽／穿你喜歡的那一面。媽媽說。喜歡是爸爸在外面。媽媽在裡面，從此／半黑不白的我的外衣，配上草色青青的我的心」。詩裡的小孩身體，有山有雨，有自己的秘密、盟約、遊意。詩的最後是：「笑從我的髮梢蔓延開來／停在沒有戰火的胸膛唱歌。」沒有戰火絕對不是沒有戰火。什麼在裡面，什麼在外面的「身分問題」，有時可能還仰賴一些風吹草動——向內舉手，或隨之擺動。

標籤與穿脫

作為一個有原住民／男同志身分的寫作者，偶爾會被問到怎麼面對生命中被貼上的標籤，一直沒有覺得合適的回答。去年秋天讀到高橋睦郎的詩，詩題是〈小夜曲——寫給山口小夜子〉。山口小夜子是國際知名的模特兒，她優雅神秘的「東方臉孔」（也是一種標籤）迷住時尚界。但這首有悼亡意味的詩，將人生、舞臺、生命、墓穴，幾項容易陳腐的意象，製造反覆的穿脫、呼喚，使逝者以另類的方式再生。詩裡的小夜子，童年家在墳墓附近，小小的她常代替死者——她的想像朋友——穿上鮮豔繽紛的衣服。當她成年，進入時裝學校，為空白的人形衣架穿上衣服，或當她走上如墓穴般的舞臺時，她也想起諸多沒有身體、沒有面孔的人——她是為（記憶裡的、現實世界的）無機會者穿衣。「我穿了／穿了風／穿了天空／穿了黎明／穿了晚霞／穿了大海／穿了草原／穿了廢墟／穿了地下迷途」。標籤扣黏衣服。標籤的撕貼穿脫，有時帶來搔癢與殘膠，但寫出種種呼叫或遊蕩的體驗，也許可以是為了：還沒有得到適當衣服的人。

大呼小叫

高中時愛看 BL 漫畫。漫畫膠膜封起，購買憑猜測與運氣。看 BL 漫畫不只滿足戀愛幻想，也在尋找新的身體感覺。心臟、腦、性器、皮膚被喚醒，浮起陌生的暈眩與波流。同時也讀文學書，不過封面與裡面的連結，有時更隱密。例如 1997 的年度詩選，封面猜不出裡面藏著一首逼逼作響的詩：江文瑜〈一首以呼叫來朗誦的打油詩〉。詩人選擇 90 年代重要的通訊工具 B.B.Call 來發揮，寫性與愛之起伏呼喚。詩裡的 B 是象形，像乳房也像胸肌，兩者可以相扣。B 也諧音屌——我身上沒有、男校生喜歡掛在嘴邊、在某些場合被消音、但確實存在的屌。B.B.Call 有它的鳴響，但詩中也環繞著呻吟，愉悅痛苦交雜。

我與同寢室的另一個 Gay 為此詩驚喜要命，瘋狂地在宿舍朗讀（或呼叫）。同寢另外兩個異男，也許覺得我們很惱人，也許很可愛——即使我們都不清楚那是什麼，但「想要」的感覺超越一切。這首詩的體驗，是聲音的、體腔的，詩的呻吟需要全身來發動。我高中其實也參加詩歌朗誦社，也許發覺字正腔圓是不夠的，且不只是字面上的意義。因此，我們字正腔圓的朗誦關於逼逼摳的詩，逼迫呻吟與身體相陪伴。

我猜，一定有人覺得我們幹嘛整天在宿舍大呼小叫。我猜，大呼與小叫可以是兩種狀態。我不無幼稚地想，這個世界習慣了大呼（鐘聲……基本教材……教官……作文……），也必然需要這種小叫吧？



馬翊航

臺東卑南族人，池上成長，父親來自 Kasavakan 建和部落，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，曾任《幼獅文藝》主編。著有個人詩集《細軟》、散文集《山地話／珊瑚化》。